



大河湾

金色年华

薛丽娟 摄

诗笺

运城记忆(组诗)

□王佳宁

隘街漫步

无人猜出街边戏台的年岁
台下常客双鬓斑白
曲声流淌 余韵悠长
关王庙倾听着人间心事
守门人慈眉善目 笑语盈盈
解一支上上签
红色的祝愿挂满风中
阳光如记忆倾洒千年
路过被遗忘的店铺
买只铜钱手串
今日吉祥如意

游西花园

黄叶半掩薰风楼
绿湖中锦鲤嬉戏
乌龟悠游
玉桥尽头
奇石劲枝自有风骨
树林深处鸟鸣啾啾

朱红色隔墙
月白色雕楼
雏菊拥出白栏
湖心岛口紫英轻柔
一株红萼樱林独守
天光明耀
转入心流

盐湖往事

夏的盐湖
夕阳下 我们并肩走过
温暖的余晖照耀着
温柔的记忆从此交错
当傍晚的路灯逐渐亮起
我们曾互相抚慰
谈论遥远的理想
手中的绿植如同希望
冬日 繁华的终点与起点
车辆和行人来来往往
漫天烟花在冰层上绽放
留驻的盐湖
在祝福声中流耀彩色星光

立夏

□任东波

麦花, 扬满大地
槐花, 挂满天空
玫瑰延续着情愫
依旧绽放在恋人的心路
花开的五颜六色
在一场雨后迎来青绿

湿漉漉的氛围中
氤氲着弥漫的烟云
玉米齐整地列着阵
拱破一望无涯的田野

每天生长一寸
大地就长高一寸

立夏, 在温中等待热烈
热烈, 在不远处等待诗人
花花草草平淡的诗句
已在惜别的目光中洒落
待哺的雏燕离开巢穴
学会在雨中穿行
春天的希冀在夏天生长
夜空的星斗鸣着新苗
无人能够数清, 抬头
总会有一颗属于自己

泡桐花开

□杨翠花

先绿叶一步
抢占着向阳向风的C位
恍似天边彤红的云潮
又如少女的裙袂翩跹
春光里飞扬着爱的等待

是怎样的信念
让你挣脱严寒的缚因
是怎样的力量
成就了美丽的蜕变
又是怎样的迷恋
堆簇起如此热烈的告白

这一刻 世界静止
树上是一冠粉紫色的畅想
树下是一妇人痴痴地仰望

一朵 两朵 三四朵
褐黄的风铃悠悠然坠落
低头掬起一掌的飘忽
瞬间徒留空空的惆怅

只要曾经灿烂地绽放过
枯萎衰败 还是零落成泥
都是人间四月芳菲的诗章
比如流星 比如烟霞
比如一场淋漓的谷雨

散文

吃不够的洋槐花

□李立欣

有一种树, 几乎没有人栽种, 但随处可见。那种树运城人把它叫洋槐树, 但我实在看不出“洋”在哪, 甚至土里土气, 与那些“土”槐树一样, 都是土生土长的劳累命, 一辈子, 不靠爹来不靠娘, 皮实得很, 籽儿落在哪儿, 苗儿就长在哪儿, 几年光景, 根扎实地了, 一股劲地往上长, 一人多高, 头顶在春风里挂花花, 就像旧时候的乡下女人, 见个风, 遇个雨, 就开花, 就生娃, 扑扑啦啦不停气。

运城人会吃, 睁开眼睛就在嘴上拉扯, 那些地里长的、树上开的、没有苦味、不药人都能吃。而洋槐树开的花花甜丝丝的, 有草香, 大把大把地捋了, 拌上面, 蒸了, 搅上鸡蛋, 摊了, 吃起来又香甜, 也可口, 算个嘴巴里的稀茬。一年就那么一回, 过了季节, 想吃也寻不着。

家中西头园子有几棵洋槐树, 自然是野生的, 长得老高, 水桶粗, 枝丫在天空见缝就伸, 很来劲的那种。祖母年年把洋槐花当一季口粮, 树上刚努出花骨朵, 就开始采。一柄铁钩子, 一个竹筛子, 有时候她站在凳子上往树上钩, 孩子们围着筛子捋。不一会儿, 筛子里一层玉兰白, 散发着淡淡的香气, 是一个季节里的一帧画。娃儿们爱想象, 萍娃姐说, 没开的洋槐花像一只“棉袜子”, 祖母笑着说: “那你吃棉袜子, 我吃洋槐花。”大伙儿都仰着头笑, 笑得大头兄弟鼻孔冒出了鼻涕泡泡, 祖母走过来, 顺手摘了两片桐树叶, 一把捏住大头的鼻子, 擤了, 擦了。大头还笑, 他仰起头, 指着地, 一脸无邪地对祖母说: “小花儿也像你的臭脚。”祖母悄然一愣, 也笑了, 说: “这贼娃子, 谁脚是香脚哟?”说完, 低下头, 看了看自己的布裹小脚, 嘿, 还真像。

那年月, 人活得简单, 孩子活得天真。谷雨一过, 槐花飘香。中午一人一碗槐花拌面, 馍馍吃了, 喝面汤, 面汤里也是花花, 有油葱花的香味, 也有槐花“面疙瘩”。祖母在锅头上是想着法儿让一家人糊口, 她把槐花蒸成糕, 切成片, 捣了蒜, 泼了油, 就是一盘菜。遇到家里有客人, 她用洋槐花配鸡蛋炒了, 那香味飘得满院子都是。那时候, 热油的味道长, 炒鸡蛋的香味能翻过屋檐飘到巷子里, 有人闻着了, 鼻子不由得抽两下, 好像想起什么, 然后自言自语地说: “喔, 今儿个邻家管老师饭……”

姑母嫁在坡上孤山根, 那儿的洋槐花开得比较晚。年年都是娘家的花花尝了鲜, 自家的花花才露尖。这边花开了, 捋下一布袋一布袋的花花往上背, 山上花开了, 又是一布袋一布袋往娘家拿。祖母常说, 槐花一年两料, 能省一布袋粮食。

祖父是农历三月的生日, 正是槐花季。那年, 四叔领回新媳妇, 新媳妇穿了一件真丝衫子, 白里透着一丝粉绿的那种, 洋气得很, 婶婶婆婆们直愣愣地看, 看了衣裳, 看人样, 有人说新媳妇的衫子料比的确良还高级, 祖母说: “她婶啊, 你把手洗洗摸一摸, 看像绸子还是像缎子?”她婶嘿嘿地笑, 搓了搓手, 伸出胳膊, 没有摸, 说道: “看咱这手涩巴的, 比门口的洋槐花树皮还糙。”新媳妇听了就笑, 转过身, 走过去, 似乎飘着淡淡的槐花香, 那颜色分明是可人的“槐花白”。

读中学时, 学校操场上有一排洋槐花树, 那树有二十年的样子, 每年如期开, 起初枝头像下了一层“霜”, 风一吹, 太阳一晒, 没过几天, 头顶就是一层“雪”。早上在树下读书, 朗朗的童音中有阵阵花香, 那是一段旧日子的记忆, 能唤醒一段成长的岁月。有一年, 上体育课, 老师很神秘地说要上一堂别开生面的课, 让大家猜, 谁也没猜着。老师指了指头顶的洋槐花, 让会上树的同学举手, 只见男同学个个不含糊, 没想到一位女同学却有巾帼不让须眉之风, 身手敏捷, 轻若飞燕, 让一伙男同学仰着头看得脖子都发酸。此女姓杨, 后来在班里有了外号“洋槐花”, 以至于在之后的很多年, 每到洋槐花的季节, 我都会想起这位同学来。

刚上班那会儿, 喜欢跟学院老师外出写生。那次去太行山, 运城的洋槐花早吃没了, 长治黎城的洋槐花开得正好。中午, 一行三五人, 徒步至一小山村, 人困马乏, 干粮无几, 不远处有炊烟, 那炊烟里夹裹一种熟悉的味儿, 仔细嗅了嗅, 嘴里津液溢出。于是, 拍门环, 有犬吠, 主人开启门, 狗狗就开始摇尾巴。说明来意, 递上伙食碎银, 主人便说: “你们咋知家里蒸包子?”那一刻, 我们或许眼睛全是绿的, 一顿饭一人一碗蒸槐花, 之后, 狂啜了十三个槐花包子。山里人实诚, 活儿粗, 包子捏得像馍馍, 除了大, 就是皮厚, 馅儿足。后来想起来, 好像没有肉。第二年, 我也蒸了一次洋槐花包子, 肉馅倒是有的, 就是没吃出山里那顿饭的劲头。

那年春季, 祖母得了场大病, 人瘦了一圈, 头发白了一层, 住在医院十多天茶饭不思, 吃啥都没味儿。母亲就想到了街头的洋槐花, 蒸了, 拌好, 饭盒子在病房里一打开, 祖母就说: “花儿又下来了, 哎, 吃不了下年的了。”母亲赶紧说: “吃了洋槐花, 病就好了。”祖母吃了, 病却没有好, 直到第二年, 西园子的洋槐花依然开得像雪, 地上飞下一层落英, 祖母却再不曾曾在树下留下三寸金莲印……

十多年前夜宿栾川大山民

居, 第二天清晨, 推窗满眼“洋槐花”, 甚是惊喜, 洗了脸, 蹬了鞋, 顺山径而上, 一片清凉, 空气可以拧出水来, 槐花上挂着露珠, 一山一山地开。那场面, 那阵势, 有着草木般的热烈与隆重。我们采回了湿漉漉的洋槐花, 农舍主人却一脸疑惑?我很惊奇, 想不到山间妇人竟不知这个珍物能当饭吃。于是, 嘱咐她灶火上如此这般, 她连说“中”, 笑容干净得像露水洗过的洋槐花。那一回, 我一时弄不清到底是山里人老实?还是运城人能、嘴刁、吃得宽?

我生活多年的这个北方小城, 是一座典型的“三农”小城。这里的人不管啥时候贴上“市民”的标签, 翻看祖上三代大多都是农民, 都有农村情结, 都有乡村的味觉。每年, 乡下的洋槐花一开, 菜市场的摊位就有了消息, 它是一种节气, 一封信, 一句问候, 是“吃鲜儿”的一种时尚, 带着一种风情, 带着白发老娘的温情旧歌……

平陆有个张店, 那是洋槐花最深情的土地, 也是洋槐花最后的一腔高歌。每年“五一”, 那壮美的洋槐花开得漫山遍野, 一道道山谷, 一座座岭, 云一样的花儿依次层叠, 远近铺排。白, 是一种底色, 香, 是一层空气, 洋洋洒洒, 满目素素, 蜜蜂像朝圣似的罩在枝头, 那个闹呀, 老杜是喜在脸上, 乐在心上。老杜是蜂农, 六十多岁, 堂上老母百岁有一, 吃了一辈子洋槐花, 喝了几十年槐花蜜。有一年秋季, 我去山上, 他家嫂夫人刚蒸出一锅馍馍, 那醇面香很是诱人, 老杜给我拾了一个馍馍, 掰了, 拿出一个瓶子, 开了盖, 有酱香, 他很得意地让我尝尝。我一嚼, 随口说出“洋槐花”, 老杜两眼放光芒, 大拇指一竖, 连声说: “好嘴知味呐!”他妇人却说他爱成经, 把洋槐花摘了“屁股”, 切了葱, 熬了蒜, 又是草果、又是肉蔻, 煎了, 炒了, 折腾了一大盆, 冰箱里塞了一堆瓶瓶罐罐, 见了朋友, 爱烧包, 谁要尝了, 说出个“洋槐花”, 给句夸, 他就送。

一种味道, 一缕乡愁, 常刻在记忆里, 经不起撩逗, 看见了会笑, 动情了会哭。那天, 在家里蒸了一筐子洋槐花拌面, 捣了蒜, 和了蒜水, 红油辣椒漂了一层, 在微信朋友圈晒了, 外甥在国外看到了, 给我发了四个字: “啊呜, 想吃!”那一刻, 觉得世界遥远, 亲情很近, 近得用一种花儿就可以连接。第二天, 从山上弄来一大堆洋槐花, 放入花椒包, 封了袋子, 在冰箱里冷藏了, 只想等到暑假。没想到, 娃儿还没回来, 花花就不再是那个花花了。或许, 世间最经不起日月的就是芳华, 它就那么一瞬间, 亮了你的眼, 悦了你的目, 让你欣喜片刻, 留下的却是无边的惆怅, 唯有一味芳香依附在口角上让人着实难以忘怀。

洋槐花, 吃了多少年了, 年年想……